

## ■男女正当时

同城相亲  
这场感情里，  
希望你是永远的赢家

男孩和女孩吵架了，他们用猜拳的方式决定彼此的对错。输的那方，要向胜的一方道歉。当女孩伸出剪刀的时候，男孩才缓缓地摊开手掌，那是一个大大的“布”。女孩愕然。男孩轻轻说：亲爱的，不管怎样，这场感情里，我都希望你是永远的赢家。女孩的眼泪无声地滑下，落在男孩温暖的手心里。爱情不仅仅是彼此欣赏、喜欢，还有付出和一点技巧。

李茹珍 1990年，高1.63米，重52公斤，本科，事业编，年薪10万元。

长马尾黑镜框的素面女生，不事修饰，白皙漂亮，活泼开朗；坚持自我，有才华，爱好运动。

周纯宇 1989年，高1.73米，重65公斤，大专，外贸，年薪15万元。

西装革履，精英范儿十足，聪敏，有上进心，口才了得；喜欢看电影、球赛，和有才华的女生。

落安安 1988年，高1.66米，重50公斤，本科，老师，年薪10万元。

古典美的女生，气质优雅，恬淡如画；家境优越，爱好绘画，喜欢内秀的男生。

林洛城 1987年，高1.81米，重75公斤，本科，工程师，年薪12万元。

壮硕稳重，不苟言笑中带点孩子气，让人感觉亲近的个性；有房和车，喜欢开朗豁达的女生。

海兰颜 1984年，高1.62米，重48公斤，本科，银行，年薪10万元。

外表秀丽，朴素传统，笑容婉约十分可亲；有品位有气质，寻找靠谱的男生。

白若曦 1981年，高1.61米，重47公斤，本科，人力资源，年薪8万元。

短婚未孕，白皙清秀，温婉的笑容很具亲和力，性格超好；内敛而知性，厨艺不错。

红娘工作助人为乐，现招热情热心人士加入我们，为爱推波助澜。

地址：海曙东渡路29号(天一)世茂中心9楼B22室。

电话：87121813 18967886737

QQ：425610150

微信：yuelaoxingkong

月老星空：80后水瓶男，学过几年心理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热衷并擅长乱点鸳鸯谱。我的相亲口号是：只找有“嫁”值的人！如果你想交友相亲告别单身，欢迎和我联系。

“戚派”就是我  
内心流淌的音乐

倾诉人：徐洁明，女

年龄：71岁

记者：陈也喆

倾诉热线：87682640

15888563497

倾诉邮箱：dnsbqg@126.com

情感倾诉QQ：3148917426

公众微信号：dnsbqg



徐洁明（左）与戚雅仙

## 第一次见到戚雅仙

戚雅仙是解放后的越剧四大名旦之一。徐洁明是甬式戚派的代表性人物，作为戚派的大弟子，她的艺术生涯也是那一代越剧人的缩影。

6月11日下午，戚派传人徐洁明的收徒仪式在宁波举行。

仪式举行前，71岁的徐洁明向记者娓娓讲述了她与越剧名家戚雅仙的师徒情缘。

初见戚雅仙，是在1963年。那一年，我18岁。

戚雅仙到宁波天然舞台来演出越剧《丰收之后》。剧团带着我们去现场观摩学习。

我们这帮孩子，第一次见到名角在台上唱念做打，而不是在广播里，一个个都两眼放光，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。

我也是第一次知道，一个人戏做得好，是那么光彩。

戏演完以后，我们一群人围拢到戚雅仙的住

所。卸完妆的她，没有台上那么华丽，却是那么和蔼慈祥。

我们让她教唱几句，她谦虚地说：“我嗓子不好。”

然后定了定神，张口开始清唱：“甬江水，浪滔滔……”

我听得入了迷。她唱得那么悦耳动听，她的形象在曼妙的音乐里也变得美丽优雅。

唱完，她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有人给我拉琴，我唱不好。”

她的谦逊低调，更衬得她柔美温婉。年少的我，害羞青涩，不敢跟她说话，只有默默地望着她，听她唱着。

回去之后，我更是没日没夜地听戚雅仙的越剧选段，模仿她的手眼身法步。

后来，我渐渐在越剧团立住脚跟，常上台演出《九斤姑娘》《柜中缘》《风雪摆渡》等剧目。

我的技艺正在日臻娴熟，“文革”却在这个时候来了。

## 拜戚雅仙为师

机会，是戚雅仙赋予我的。戚派基因早已在我幼年时期，溶入在我的血液里。

此后，我在根据同名淮剧改编的越剧《牙痕记》里，套用了戚派的板式和唱腔，完全凭着从小对戚派唱腔的记忆，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演绎。

年纪愈大，愈是对戚派着迷，心里一直渴盼着能成为她真正的徒弟，受到她一对一的言传身教。

1981年，上海静安越剧团到宁波演出。由戚雅仙主演的越剧《玉堂春》异常火爆，买票要凭户口簿，每人限购两张。即便如此，剧场走道上还是摆满了座椅。

就是那一场演出，我下定决心要见到戚雅仙，立志拜她为师。

我知道她住在甬港饭店，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她的房间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戚老师，我就是喜欢你的流派，你教教我好吗？”

戚雅仙愣了一下：“啊，小徐啊，我听过你唱的《血手印》，你的嗓子比我好，不要唱我的戚派。”

“我就是喜欢戚派。”

“你这么好的嗓子，可以唱其他流派。”

“我是你的戏迷，从小就喜欢你。”

15岁进宁波  
专区越剧团

我是慈溪三北人，父母都是勤恳劳作的本分人，家境还算殷实。那个时候，村里的广播站总会悠悠地传来戚雅仙演唱的越剧《婚姻曲》：

“红太阳当空照，五星旗帜迎风飘，敲锣打鼓连天响，秧歌连湘齐欢笑，婚姻法，有保障，自由平等乐逍遥，千年枷锁已打开，封建礼教如山倒。”

那是《婚姻法》刚普及的年代，家家户户农忙回来，都在哼唱这旋律。

耳濡目染下，小小的我渐渐喜欢上婉转缠绵的越剧，也喜欢上戚雅仙朴素深沉、韵味醇厚的唱腔。

我从小就喜欢哼几句越剧，唱歌也不错。15岁那年，在校长的推荐下，我被选拔进入宁波专区越剧团，成为剧团的学员。

当时，剧团里的老师这样评价我：“唇红齿白，明眸皓齿，肤若凝脂，两根翘翘的羊角辫，活脱脱就是越剧花旦的胚子。”

虽说主攻花旦，但其实花旦、青衣、正旦、老旦，样样都要学，行行都要演。

我如饥似渴地学着，期盼有一天能像戚雅仙一样，唱出动人的越剧。

文革时期，我被分配在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不能唱越剧了，但我还是见缝插针地练嗓、练功。每有闲暇，听一听戚雅仙的越剧选段，整天的疲劳就会烟消云散。

1979年，我被调入鄞县越剧团，那一年，我34岁。

34岁，对一个越剧演员来说，是艺术上的黄金年龄，我贪婪地汲取着艺术的养分，可是并没有机会演主角。

当时，经历了十年浩劫，刚刚恢复建制的鄞县越剧团，正面临演员青黄不接的状况。

剧团决定，由前辈演员带着我们这帮后起之秀，同台“传帮带”。

1980年，鄞县越剧团携《沉香扇》一剧到上海演出。

第一天演出时，我饰演丫鬟兰香这个角色，戏份不多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上海的观众很喜欢我，也很喜欢我的唱腔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熟悉的戚派唱法。

第二天演出前，观众和剧场老板强烈要求我出演剧中女主角蔡兰英。

从那以后，我成为了鄞县越剧团的主要花旦。

我想来想去，这样的